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405
14 December 1982
CHINESE

FEB 10 1983

第二四〇五次會議臨時逐字紀錄

1982年12月14日星期二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纳托尔夫先生	(波兰)
成员国：中国	梁于藩先生
法国	卢埃先生
圭亚那	辛克莱先生
爱尔兰	多尔先生
日本	西堀正弘先生
约旦	努塞巴先生
巴拿马	卡姆先生
西班牙	皮内斯先生
多哥	阿梅加先生
乌干达	伊鲁姆巴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怀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利钦斯坦先生
扎伊尔	恩格伊拉·姆贝拉·卡兰达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2-65053/A

下午 3 时 3 5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行动 (S/15502 和 Corr. 1 及 Add. 1) 的报告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后，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穆绍塔斯先生（塞浦路斯），杜翁塔斯先生（希腊）和基尔贾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记得在安理会协商的过程中，安理会各成员同意按照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奈尔·阿塔莱先生发出邀请。如无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决定按照它临时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阿塔莱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将在适当时候邀请阿塔莱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这一项目。安理会各成员收到 1982 年 6 月 1 日至 1982 年 11 月 30 日这一时期联合国在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S/15502 和 Corr. 1 及 Add. 1)。安理会各成员还收到一项决议草案 (S/15523)，这项决议草案是在安理会协商的过程中制订的。如无人反对，我现在将这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法国、圭亚那、爱尔兰、日本、约旦、巴拿马、波兰、西班牙、多哥、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扎伊尔。

主席：15票赞成。 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526(1982)号决议。

第一位发言的是塞浦路斯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穆绍塔斯先生（塞浦路斯）：先生，请允许我热烈祝贺您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要职，这是您和您的国家所应得的荣誉；我对您熟练地主持关于刚通过的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决议草案的协商工作，表示赞赏。

联合国这一重要机构的主席职位掌握在同我们有着极良好关系的友好国家的有才能和经验丰富的尊贵代表手中，这使我国政府和我本人都感到极为满意。此外，我要向另一个同塞浦路斯有着最友好关系的国家——巴拿马——的卡洛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致以热烈的祝贺，他在十一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时，处理事情干净俐落、不偏不倚。

我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给我一个向他们讲话的机会，再一次说明1974年土耳其的入侵和土耳其军队占领我国大片领土在我国造成的灾难性局面。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将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予以延长，由于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仍然受侵犯，这完全是必须的。

我愿再次作出保证，我们将同我们的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进行充分、积极的合作。他自从上任以来，出色地表现了他开明的领导才能、非凡的政治家品质以及他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各项原则和宗旨。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有机会目睹作为前任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尼科西亚以卓越的才能执行了艰巨的任务。我们相信，以他的政治家才能、客观态度和坚持原则的精神，必定能够从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了东地中海这一爆炸性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公正地解决我们的问题。

(塞浦路斯)

我还想赞扬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和他的秘书处同事谢里先生和比科先生所作的重大贡献，并向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雨果·戈比大使和他的助理表示热烈感谢，因为他们都为促进我国的和平事业而努力。

我国政府还要感谢联塞部队指挥官格赖图德少将和他的官兵们，因为他们有效率地和忠诚地执行了安理会交付给他们的任务。在提到联塞部队时，我应当向那些自愿提供人员和资金、使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执行其重要任务时能够继续提供最宝贵支援的友好国家政府，表示感谢的热忱。

安理会各成员完全了解，正确地塞浦路斯危机并不是土耳其宣传机器所一再声称的土裔和希裔塞人之间的纠纷，而是土耳其入侵、持续占领和肆意侵犯塞浦路斯全体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问题。这是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军事入侵和占领其将近百分之四十的领土，不人道地将200,000人——几乎是该岛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从他们祖先的家园和土地上驱逐出去。数以百计的人失踪，数以百计人变成居住在本国境内的外国领土。除此以外，又推行卑鄙可恶的殖民主义政策以武力改变塞浦路斯几世纪以来的人口结构以及将大量移民从土耳其本土移植到占领区，这项政策使人想起人类的黑暗时代。

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本身就使人悲痛地想起一个小小的不结盟国家——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受到侵略和占领的问题仍然存在着。联合国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大会一致通过其后经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无异议赞同从而成为强制性的第32/2(XXIX)号决议，仍然完全未得到执行。因此，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仍公然受到侵犯。土耳其占领军并未撤出，也没有一个难民能获准重返家园。

由于这种持续不断的侵略和占领，位于地中海战略要塞的一个美丽的、历史悠久的和平岛屿，本应是亚、非、欧三洲沟通相互间了解一道桥梁，却一直是分裂和斗争的中心、更大冲突的潜在根源。

这个自豪的小民族几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和谐与和平之中，如果没有任何外来干预来左右它，仍可以再度过着这种生活，但现在却被赶出他们祖先的家园和土地，在自己国家内成为难民，人为和强制性的障碍迫使他们隔离开来。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所揭示的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崇高原则公然遭到蔑视和破坏。土耳其的所作所为是对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原则和尊重人权及基本自由原则不可侵犯的嘲弄。在那美丽的岛屿上，再也没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占领军的管辖下这些都遭受压制。

侵略者恬不知耻地推行的隔离政策，使人联想起令人痛惜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肢解和吞并塞浦路斯被占领的部分领土。土耳其当前在欧洲和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在塞浦路斯推行分割领土和隔离人民的官方政策。这项政策使欧洲看得目瞪口呆，国际社会一再予以谴责。怎么会有可能推行这种政策？为什么需要再次延长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

答案很简单。土耳其从不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甚至是那些一致通过的决议。因此塞浦路斯的悲剧充分地说明了军力薄弱的^不结盟小国的痛苦，同时也使联合国陷入痛苦的困境和遭遇到挑战，它完成其任务的能力以及它真正的效力受到考验。如果联合国继续允许侵略者轻蔑地漠视其一致通过的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从而无法在塞浦路斯维护《宪章》的各项原则，尤其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崇高目的，那么我可以郑重地告诉安理会，联合国的威望将再次受到严重的挫折，它的真正效力也将进一步遭受减损。联合国的信誉取决于这个世界性组织在情况需要时能否采取有效行动以执行其各项决定。

如果联合国、各会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能够采取有效的立场扭转这一灾难性趋势，使安全理事会有方法确保其各项决议得到执行，则任凭横蛮国家摆布的趋势毫无疑问地会转变，而全世界也一定会扭转这种趋势。

秘书长在他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的措词坦率的关于本组织的工作报告中强调了需要扭转这一趋势的迫切性，他说：

(塞浦路斯)

“……各项决议，尤其是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事实上应当是各国政府给予支持和表示决心的出发点，应当从而推动它们在联合国外的政策。”

(A/37/1,中文本第7页)

遗憾的是，未能做到这一点。今天在我国有200,000人被赶出他们祖先的家园和土地，他们每天早上醒来都看到自己的城镇和乡村，他们所熟悉的山川河谷都在召唤他们回去。他们听到这些土地在哀泣，恳求不要遗忘它们。这些苦难人民的遭遇确实是一场绝无仅有的悲剧。他们心爱的土地虽然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他们每日都目睹着土耳其不断改变占领区的人口结构和破坏我国人民文化遗产。这种非法行为造成的恶果使他们更为悲愤——这些行为构成对人类的罪行，在历史上势必遗臭万年。

由于安卡拉加紧推行其改变塞浦路斯人口结构的策略，外来移民和殖民者迁入塞浦路斯占领区从而将它变成为殖民地。这些外来的殖民者侵占了被驱逐的本土塞浦路斯人的家园和土地，污辱了我国人民艰苦劳动的成果。从土耳其来的殖民者甚至还组成了一个“政党”，它的领袖、前土耳其军队上校伊斯梅尔·特泽先生还当上了登克塔什先生政权的所谓部长。他在1978年12月22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宣称该“党”的宗旨就是“分裂塞浦路斯，将它同土耳其合并……”。1981年8月17日，他承认殖民者到塞浦路斯来是经土耳其准许的，他们充当“农业劳动力”，而且他们几乎都成为所谓土族联合邦的公民，“他们的目的就是永久留在塞浦路斯”。多么崇高的目的——可又多么具有欺骗性。

这些行动不仅遭受联合国一系列决议和不结盟运动的宣言的谴责，并且也受到土族塞人自己的谴责。土族塞人领袖、共和国前任副总统库楚克先生于1978年5月24日在他为他的《人民之声报》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这些殖民者“把这个天堂般的岛屿变成了地狱。”

安理会谅必知道土耳其在1974年7月入侵塞浦路斯后，即强行把我国人民用人造的障碍即阿蒂拉线分隔开来并在占领区建立了一个伪造、虚构的、非法的实

(塞浦路斯)

体，即所谓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这实际上是入侵者的一个傀儡政权。无需提醒安理会它曾针对土耳其及其在占领区的工具的上述非法行为通过了第367(1975)号决议。这个所谓联合邦——既无领土又无管辖权——除了它的主子之外，没有任何国家予以承认，因为它建立在占领领土，而这占领领土如大会第34/30号决议所一再强调的是塞浦路斯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自从上次将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以来这六个月的特点是出现更多的非法行为，生动地表明土耳其残酷地决意巩固其侵略成果，对希、土两族都极之珍惜我国人民的团结给以它认为最后打击，以便切断传统上把两族连结在一起的，由于共同国家和命运所形成的历史联系。

每天都采取新的步骤以破坏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在五月土耳其总理比伦特·乌卢苏先生访问塞浦路斯的占领区后——这行动本身就是一次政治侵略——安卡拉决定成立一个所谓中央银行和一个所谓开发银行；而在几个星期之前，在登克塔什先生的助手卡加泰先生访问安卡拉之后，安卡拉决定废除“塞浦路斯镑”而在土耳其军队占领下的共和国领土进行一切交易均以土耳其里拉为“合法货币”。

此外，根据土耳其报章报导，在几周之内就要开始向希族塞人房地产的侵占者，特别是从土耳其来的移民们，发出所谓“地契”。根据土族塞人报纸透露，这些侵占者得到这些所谓“证件”之后，“就能够把这个财产出租、出售、抵押并分给他们的子女”。据1982年11月《人民之声报》报导，登克塔什先生政权的一名成员塞拉金吉先生说，

“关于要求将财产分发给土耳其武装部队人员、土裔自己团、团员和难民们的规章已经拟就。”

土耳其的领导人，不是根据联合国各项决议以及1977年2月12日和1979年5月19日的协定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而是通过这些行动力求迅速地将占领区并入土耳其的版图。土耳其不但未设法加强使塞浦路斯人民连结在一起

的现有的共同因素，反而力图消灭这些因素。

土耳其宣称由于土族塞人受到共和国政府的虐待，有必要采取这些分离的行动和强制隔离的办法，这是毫无根据的。这些托词本来的目的是为了便利土耳其的入侵，现在则用作土耳其违背联合国决议继续占领塞浦路斯的借口。登克塔什先生的《维尔利克报》于1982年8月30日刊登了土裔塞人工会领导人哈桑·萨里贾的讲话，有力地驳斥了这些言论：

“在1974年以前的年代——即在土耳其入侵以前——“土裔塞人和希裔塞人兄弟般地共同工作，土耳其工人的经济状况极好。……1974年以后，土裔塞人的经济情况大为恶化……。在1974年以前的塞浦路斯，土裔塞人和希裔塞人一起工作并共享经济收益。1974年以后，土裔塞人的生活情况改变了。”

土裔塞人今天遭遇的经济困难是安卡拉的军事占领和分离政策的直接后果，而不是塞浦路斯政府通过合法手段，保护其公民权利，使他们合法拥有的房地产不受侵略者和由土耳其迁至占领区的移民侵占，所造成的。

塞浦路斯政府完全没有象土耳其所宣传的那样，实行“经济禁运”，而是对它的全体国民，无论是希裔还是土裔，承担义务，保护他们用血汗换来的成果和他们合法拥有的一切。拒绝让外来者侵占我们数百年来在其上生活和发展的土地，并非执行侵略政策或是经现上的消耗。

撤出占领军使人民同过去一样地在一个团结不可分的塞浦路斯架构内和睦地一起工作，土裔塞人目前面临的尖锐经济问题将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塞浦路斯政府在为恢复其领土完整并确保占领军按照安理会各项决议的规定撤出的斗争中对国际法的各项规则和准则的严格遵守绝不应被说成是实行“经济禁运”，只有对我国犯下侵略罪行者才会这样说。

无怪乎安卡拉关于“经济禁运”的宣传甚至土裔塞人自己都不相信。1980

(塞浦路斯)

年11月7日土裔塞人报纸《库尔杜卢斯》说“登克塔什政权”把这一苦难归咎于所谓“希裔塞人的禁运”的论据是不正确的。1981年5月18日至19日土裔塞人的《前进报》刊登了塞浦路斯土裔塞人领导人韦齐罗格吕先生的一段讲话如下：

“登克塔什的国家统一党政权企图把他们所犯的错误、进行的剥削和毫无建树全部归咎于希腊人。”

1982年9月21日土裔塞人《耶尼杜曾报》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说：

“说真的，没有人能使我们相信我们地区的经济停滞是禁运造成的。”

土耳其领导人最近又生一计，开始捏造另一个口实，即所谓在塞浦路斯的自由地区堆积武器和进行军事训练以“攻击土裔塞人”。他们一再重复这一口实无疑证明了毫无根据，其目的在于使世界舆论对这个岛屿上军事力量的关联有所误解。不过，更加令安理会关心的是这个口实目的在于为土耳其今后可能对塞浦路斯共和国自由地区从事的非法冒险行为辩护。土耳其妄图转移世界对以下事实的注意：在占领区驻扎了配备最新式武器约35,000名土耳其军队，而土耳其是世界上拥有最大常备军的国家之一，它离塞浦路斯仅40英里。

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的武器纯粹是防御性的，塞浦路斯政府绝对是以和平为宗旨。塞浦路斯政府相信通过和平方式及程序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以下的事实表明了这一点：它用尽一切办法鼓励和加强使两族团结的每一行动，而这一政策遭受土耳其的激烈反对。

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和国政府对加强自由地区的防务，抵御跨越阿蒂拉线的进犯没有主权权利和义务，因为考虑到土耳其的扩张主义企图，这些地区不断受到威胁。在土耳其入侵时担任土耳其外交部长的图兰·古内斯先生于1980年7月10日曾恬不知耻地说：“对一个关心自己国防或有意扩张的国家来说塞浦路斯就象一条右臂那样宝贵。”古内斯先生更进一步地承认说：

(塞浦路斯)

“许多国家在某一程度上，想把塞浦路斯问题看作我们想要保护岛上的土裔人而已，因为这符合它们的利益，但实际上这是祖国四千五百万土耳其人的安全问题。”

根据上述种种，两族间的会谈在主要和关键问题上未能达成任何成果是不足为奇的。秘书长在六月份的报告中说，“塞浦路斯问题中人们熟悉的主要实质性问题”（S/15149，第57段）仍未得到解决。此外，在过去六个月里，除了双方明确各自的谈判立场外，在实质性问题毫无任何进展。这些实质性问题都在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中加以明确确定，也是会谈的协议基础，但却一直未得到执行，因此国际社会对解决这个主要国际问题的责任就更大。

土耳其占领军在岛上连续驻扎达八年之久，土耳其采取了隔离措施及分裂塞浦路斯的立场，这一切都是按照联合国各项决议1977年2月12日和1979年5月19日的协议的规定通过建设性的和有意义的谈判自由地寻求公正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主要障碍和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这方面将继续尽一切努力以求获得圆满的结果。但实际上谈判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土耳其政府的心境，意图和目的。登克塔什先生及其政权只不过是土耳其在占领区的驯服工具而已。这一点已由登克塔什先生自己有力地揭露出来。1982年10月1日的土裔塞人的《耶尼杜曾报》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登克塔什先生的话如下：

“土耳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论我相信与否，也不论我认为它正确与否。”土耳其政府不愿意放弃它的分裂主义政策，为塞浦路斯问题得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为全体塞浦路斯人民更美好的将来而努力。

不幸地，土耳其在失踪人士这一纯粹人道主义问题上也表现出同样令人遗憾和消极的态度，那些焦急地想知道下落的失踪人士家属的权利没有被确认。几天前第三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以绝对多数的票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草案。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

政府希望知道土耳其方面为执行这一决议草案提供合作，从而导致迅速和有效地查出和说明在塞浦路斯的失踪人士的下落。

最后，我表示希望安理会将保持警惕密切注意塞浦路斯的发展情况并继续确认其对塞浦路斯及其人民的特殊责任。

我们相信明智的安理会定能视情况需要采取适当行动，加快地实现按照联合国各项决议，特别是遵照安全理事会关于此问题的一致决定予以公正解决的希望。

主席：谢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希腊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杜翁塔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我首先最热烈地祝贺你就任1982年12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保证你在执行任务时可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合作和协助。我还要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同意我的要求，让我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参加辩论。

6月15日，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任务展期时，我曾有机会表达了我国政府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观点。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再次就这一长期未决的问题发言。但是，严酷的现实，长期的不公正状态以及迫在眉睫的危险，使我感到必须就这一问题再次在安理会发言。塞浦路斯的代表刚才已就这一问题作了广泛而令人信服的发言，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所以我将简单地谈一谈。

对于有关塞浦路斯的种种事实，安全理事会的成员都很熟悉，我用不着详细地重新阐述。土耳其仍然以军事力量占领着塞浦路斯共和国36%以上的领土，拒不遵守联合国为数众多的有关决议以及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之间的会谈虽然已进行了多年，但至今尚未产生任何结果。从实际上来说，两族间的会谈并非是在该岛两族之间进行的，而是在尼科西亚和安卡拉之间进行的，因为众所周知，安卡拉决定塞浦路斯土族的政策。因此，会谈只产生了延长对塞浦路斯共和国一部分的占领的后果，从而严重地危及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威胁着塞浦路斯希族的安全。与此同时，由于土耳其方面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二十来万塞浦路斯希族难民一直在徒然等待返回家园。

在这种不安全和遭受压力的情况下，塞浦路斯参加会谈的两方实际上主要是在谈判有可能取得一些进展的次要的可讨论可不讨论的问题，而这种做法使人产生一种有所进展的完全错误的印象。它们也在谈判领土问题，但只是肤浅地谈谈而已，因为土耳其方面一直避而不谈整个塞浦路斯问题关键性实质问题。关于宪法问题，我们目睹土耳其方面在不断力图创建这样一个国家：其中占人口百分之十八的塞浦路斯土族人将与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塞浦路斯希族人平分整个国家结构的权力。

我们并不要求中断对话。希腊政府并不是可以要求继续或终止两族对话的合

适当局。这是塞浦路斯政府的职责。但是我们要强调指出，确实很难想象这种对话会产生公平合理的结果，因为对话是在胁迫之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土耳其军事占领塞浦路斯共和国部分领土所造成的压力下进行的。

为了替它在该岛的军事存在辩解，土耳其常常援引塞浦路斯土族的安全需要。为了消除这一忧虑，我国政府已建议扩大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保障土族塞人这一少数民族的安全，从而使土耳其占领部队撤出该岛。只有在他们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之后，才会具备条件进行两族间自由、真正和公平的对话，提出塞浦路斯问题得到可行而持久的解决办法。

鉴于形势的复杂性，我国政府又建议由联合国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或国际社会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审查这一问题。我国政府也欢迎杰出的国际人士的倡议。

不幸的是，土耳其对所有这些建议就采取了全盘否定的立场。我们促请土耳其澄清它的立场。

土耳其是否准备将它的军队撤出塞浦路斯以便两族间对话能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进行下去？土耳其是否准备无条件地同意实行全共和国境内所有公民享有迁移、定居和获致财产的三项基本自由？

我们认为，只有在土耳其方面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无疑的回答时，我们才能看清形势。但我们认为，土耳其政府一贯避而不谈这些问题，清楚地说明以目前的形式继续进行两族间的对话是多么没有意义。

鉴于土耳其的态度，现在或许正届其时，应向某些国际机构呼吁，请它们对土耳其施加影响，使它最终能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在这些机构中，不用说安全理事会或许是应该起主要作用的一个机构。

最后，我要感谢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亲自致力于塞浦路斯问题，并坚持不懈地努力为这一问题寻求解决办法。我国政府真诚希望秘书长本人继续作出宝贵的贡献，最终能为目前的僵局找到一条出路。

主席：谢谢希腊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奈尔·阿塔莱先生。安理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塔莱先生：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你和安全理事会所有其他成员表示我和我邦政府的谢意，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这次辩论。

我要求允许参加安理会讨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驻塞部队）任务再展期六个月这一问题，是为了要表达塞浦路斯土族的观点。塞浦路斯土族完全是由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代表的。

我还要表达我邦政府和我本人对秘书长的感激心情，因为他作出了杰出而专致的努力来解决塞浦路斯冲突，自从1963年12月塞浦路斯希族发动进攻以来，这一冲突一直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之内。我们也感谢驻地秘书处和工作人员，特别是乌尔库哈尔特先生、戈比先生、格雷因德尔少将、谢利先生、霍尔格先生、席特勒-席尔瓦先生和比科先生，并特别感谢军事和文职人员，因为他们以无懈可击的、不偏不倚的称职的方式履行了他们的重要职责。

我借此机会深切感谢为驻塞浦路斯部队提供人员和经费的那些国家，并特别感谢土耳其全心全意地促进本岛两族间的和平，也促进了仍然遭受塞浦路斯希族禁运的土族的安全和经济发展。

安理会现在已通过了第526(1982)号决议，把部队任务的期限延长到1983年6月15日。

尽管我们提出了不可辩驳的反对意见，但该决议序言部分第三段中仍然坚持提及所谓的塞浦路斯政府。安理会很清楚地知道，这一名称已为塞浦路斯两族联合政府中的塞浦路斯希族集团无理盗用。自从1963年两族联合政府解体以来，从法律或政治上来说，已没有合法代表整个塞浦路斯的政府。我们反对使用这一名称，因为它既不反映本岛的法律状况，也不反映本岛的实际状况，只会引起误解。自从1963年12月以来，本岛两个民族就一直是塞浦路斯争端的组成部分。争

(阿塔莱先生)

端的起因，在于希族塞人企图以武力破坏两族联合关系并将塞浦路斯并入希腊。把塞浦路斯两族政府中希族塞人一方称为“塞浦路斯政府”，是违背1960年宪法的基本条款的。这有助于使希族塞人一方得到他们自1963年以来未能以武力获得的东西，而受害的则是塞浦路斯土族人民。

但是，我受权代表塞浦路斯土族政府，同意将部队任务的期限延至1983年6月15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与部队合作，并协助它取得成功。

正如我在安全理事会以往的会议上一再强调的那样，我们仍然希望依照塞浦路斯的现实对部队的任务及其执行任务的方式进行修订。

安全理事会第526(198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

“请秘书长继续其斡旋任务”。

我邦政府欢迎并支持这一请求。我们将继续在秘书长专心执行其任务时予以充分的合作。安理会清楚地知道，两族继续进行会谈的基础，一是1980年8月9日秘书长的开幕词，该文载于S/14100号文件内，文件中收集了1977年和1979年高层协议以及两族间的各项双边协议，二是秘书长的“评价”文件。秘书长的报告指出：

“1982年1月7日在尼科西亚进行的两族会谈全面审查了立宪问题，开始了安全理事会交付给我的斡旋任务的新阶段。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这一新阶段继续稳步发展，谈判人员继续遵循特别代表于1981年11月18日提出的“评价”文件，将此作为有条理的、实质性的讨论顺序安排。”(S/15502, 第58段)

因此我肯定安理会将会同意我的看法，决议序言部分第5段和执行部分第2段没有确切地反映出会谈继续进行的实际基础。

正如秘书长在同一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继续进行两族间会谈，无论如何都意味着进展已经开始。秘书长说：

(阿塔莱先生)

“我的特别代表报告说，会谈的气氛仍然是合作与建设性的。谈判人员现已结束几乎全部立宪方面的讨论，正要开始审查领土问题。”(同上,第59段)

安理会和秘书长可以放心，我邦政府将尽力敞开两族谈判的大门，塞浦路斯土族方面将不会把大门关闭起来。两方继续谈判是1980年以来从未中断的一种积极进程，这本身就是一种逐步取得的成绩，为此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都应得到赞扬。

今天我们再次看到，土族塞人认为是人道主义问题的失踪人士问题，希族塞人却认为是政治问题。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使遭受折磨的家属受到损害，其原因完全在于塞浦路斯希族方面有意把它弄成政治问题，并利用它来达到宣传的目的。

唯一有资格讨论本岛失踪人士问题的机构是塞浦路斯失踪人士问题委员会(失踪人士委员会)这一独立的两族间机构。这一机构并非由联合国设立，现在也不受联合国管辖，而完全是因塞浦路斯土希两族的协议而产生的。这一机构的独立性，秘书长本人在1981年11月10日的新闻稿中已予以承认。这份在尼科西亚发表的新闻稿指出，方便委员会工作的各项措施“只能由独立行使职能的该委员会作出最后决定”。希腊方面想在失踪人士委员会之外的机构中提出失踪人士问题的一切企图，都破坏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也破坏了用以设立该委员会的协议。

因此，在委员会之外的任何地方发表的关于失踪人士问题的说明，都侵犯了失踪人士委员会的权限，因此是塞浦路斯土族绝对不能接受的。

关于所谓失踪的希族塞人，现有的证据表明，他们事实上是在1974年7月15日希腊在塞浦路斯发动政变期间消失的。十五天以前，即1982年11月28日，塞浦路斯希族共产党总书记埃扎基阿斯·帕佩安努先生在一次公众集会上透露说，在反马卡里奥斯的希腊武装政变期间，组织政变的人杀害了许多希族塞人，其中有些人是活埋的。这一讲话刊登在1982年11月29日塞浦路斯希族报纸《黎明报》上。

显然，塞浦路斯希族方面并不希望在失踪人士委员会内解决失踪人士问题。他

(阿塔莱先生)

们抵制委员会的会议，并极力中伤和破坏失踪人士委员会。失踪人士委员会的机密文件包括职权范围曾被泄露。塞浦路斯希族把这一人道主义问题提交种种机构，就是不提交失踪人士委员会本身。

只要塞浦路斯希族方面继续利用这一人道主义问题在国际上作政治宣传，这一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我邦代表团认为，大会通过决议草案，只能怂恿塞浦路斯希族变得更加顽固不化，并使它又多一个借口来滥用这一问题使塞浦路斯土族受到损害。

任何组织根据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的倡议并在没有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的代表以平等地位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单方面决定，塞浦路斯土族方面认为是无效的。

塞浦路斯土族方面重申它愿意诚意地进行工作，来查明塞浦路斯的失踪人士问题，但这一工作只能在失踪人士委员会既定的职权范围内并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进行。

现在并无程序性的或其他方面的真正困难来阻止失踪人士委员会行使职权。这方面的唯一障碍是：塞浦路斯希族方面出于内部政治方面的原因以及国际上反对塞浦路斯土族方面宣传的原因而不断对失踪人士委员会进行抵制。

塞浦路斯希族代表在这里声称来自土耳其的土耳其人正在北塞浦路斯定居。这种说法是捏造的。塞浦路斯希族方面之所以这样说，纯粹是为了宣传的目的，也纯粹是为了使世界舆论错误地认为土耳其正在把北塞浦路斯变为它的殖民地。有些人几十年来一直设法把塞浦路斯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并在这一过程中血洗这一岛屿；这种人没有理由责备他人犯有这一罪行，他们只不过是企图把无辜者和有罪者混为一谈而已。显然，这种诡计是骗不了人的，也是不会有任何建设性结果的。

有人还声称我们正在北部向土族塞人分发地契。首先，制定这一不动产法的目的，是因为大规模人口迁移而从南方来的塞浦路斯土族难民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他们所遇到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困难。换句话说，由于谋求一种办法来解决他们的人

(阿塔莱先生)

道主义问题并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结果就产生了这一法律。

在这种情况下，而且也为了适应维修不动产的投资和流动资本的需要，并为了使这些不动产能有收益，按照某些原则分配到不动产的人现在根据法律可以将这种财产的所有权转让给他人。这种调整工作的目的并非要对所有权进行强制性的没收，也不违背有关所有权转让的国际法和规则。

现在谈谈另一个问题。希腊代表和塞浦路斯希族代表今天再次在这里企图粗暴地歪曲我邦当局在设立有限的银行机构和使用土耳其里拉作为货币这两方面的努力。我在1982年11月22日给秘书长的信中已对这些指控作了充分的答辩，该信已作为1982年11月24日第A/37/643—S/15500号文件在大会和安理会分发。但我要扼要地谈谈这一问题。

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为了履行其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职责，已建议设立一个开发银行和中央银行，但其职权有限，不发行货币，目的是执行我邦的货币和信贷政策。因此，塞浦路斯希族力图把这一政策解释为是走向新的政治地位的一个步骤，是企图歪曲事实的不公正作法。

南部的希族塞人有一个开发银行，但其中的土族塞人合伙者于1963年被强行逐出。希族塞人企图阻挠土族塞人利用类似的机构是不可理解的事。希族塞人把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使用土耳其里拉说成是朝新的政治地位方向迈出的一步。

塞浦路斯中央银行没收了在土耳其银行中的存款，从而土族无法使用塞浦路斯镑，在此之前，土族是使用塞浦路斯镑作为合法货币的。塞浦路斯镑仍然是基布里斯土族联合邦的合法货币，但由于希族塞人所采取的措施，我们无法得到这种货币。因此，塞浦路斯土族被迫在达成最终解决办法之前在北部采用土耳其里拉。

希族塞人的无理抗议，完全是对塞浦路斯土族内务的干涉。塞浦路斯希族的人均收入高达土族人均收入的五倍，但他们却抗议土族塞人为弥合这一巨大经济差距而作出的努力。我们都知道，决定塞浦路斯能否达成可行的政治解决办法的因素之一，是两族间的社会和经济达到明显的平衡。

(阿塔莱先生)

塞浦路斯土族决定设立自己的中央银行和开发银行并使用土耳其里拉，这是布里斯土族联合邦从目前普遍的经济状况出发而决定的内政。希族塞人与事实真相相反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十八年来，驻塞部队在塞浦路斯岛两族之间的留驻被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我的希族对手及其合作者希腊代表企图装出1963至1974年这一段根本不存在的样子；尽管驻塞部队在塞浦路斯留驻了十八年，但这一问题好象只有八年。这种煽动的做法是否明智，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真相是，安理会本身在过去十八年内不断开会讨论延长驻塞部队任务的期限问题。1963年12月，希族塞人向同他们一起创建塞浦路斯的土族塞人发动进攻，开始了塞浦路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十一年。秘书长定期向安理会提出的报告，是这十一年浩劫的明证：这些报告叙述了把土族塞人逐出103个村庄、逐出政府工作部门，逐出国家预算，也叙述了希腊和希族塞人有计划的目标：消灭共和国的共同创建者土族塞人，以便把塞浦路斯岛并入希腊。

人为地制造的塞浦路斯问题，背后是打算将塞浦路斯并入希腊的“希塞统一”这也是希腊和希族塞人领导人企图使这一问题在国际上悬而不决的原因。我如果要详尽地援引希腊和希族塞人领导人关于“希塞统一”的种种发言，将要花很多天的时间，但我不想占安理会那么多的时间。不过，扼要地援引几段，可以使安理会记得“希塞统一”冒险活动的严重性。

早在四分之一世纪前的1957年，希腊外交部长阿维罗夫在希腊议会向对他持批评意见的人保证说他并未放弃“希塞统一”；他说：

“走向独立并非希腊的策略。

……但我要问问你们：如果为了实现“希塞统一”而不得不实行暂时独立的策略时，这样做的人是否应受到批评呢？”

与此同时，希族塞人领导人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甚至在共和国成立之后还继续

(阿塔莱先生)

发表关于独立前“希塞统一”的讲话，从而暴露了希族塞人的真正意图。在1960到1963年期间，马卡里奥斯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发表一次赞成“希塞统一”的讲话。他在1962年8月15日的这样一次讲话中说：

“希族塞人必须继续前进，完成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英雄们所开创的工作。……这一斗争正以新的形式继续进行，并将继续下去，直到我们实现我们的目的为止”。

因此就在1963年圣诞节向共和国的共同创建者土族塞人发动了进攻。

1964年10月27日，希腊领导人乔治·帕潘德里欧兴高采烈地告诉萨洛尼卡的大学生说：

“所有的希族塞人都赞成“希塞统一”。塞浦路斯必须成为在东方实现亚历山大大帝梦想的一块跳板。塞浦路斯是个小岛，靠它本身无法实现这些梦想。但塞浦路斯人民与希腊联合起来，就会有机会在近东履行他们的历史责任。”

对驻塞部队在塞浦路斯留驻的十八年的前十年，可作如下扼要的描述：这是希族塞人势力与希腊勾结，对创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土族塞人伙伴进行迫害、折磨、非人道地待遇、大规模屠杀和劫持的十年。安理会会记得秘书长在1964至1974年期间每次建议延长驻塞部队任务期限时所提出的定期报告；这些报告清楚地指出共和国的伙伴者中的一方在对另一方采取什么行动。

谈到驻塞部队执行任务十八年中的后八年，如果希族塞人代表和希腊大使在谈论1974年以后的那段时期已好好看了记录并作了准备，我本来会感谢不尽的。难道不就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1974年7月19日对安理会说过，塞浦路斯事件并不是“内部问题”（S/PV. 1780，中文本第9页），因为塞浦路斯面临着希腊的“入侵”？事实上，自从1963年圣诞节以来就在暗中的对塞浦路斯的入侵，到1974年7月15日就公开化了。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勉强脱险后才能于1974年7月19日告诉安理会说：

(阿塔莱先生)

“政变不是在什么希族塞人内部问题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显然是外来的侵略，这种侵略悍然侵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国家主权。(同上，中文本第6页)

“……

“只要希腊军官在塞浦路斯一天，侵略就不会停止。(同上，中文本第7页)。

“……

“……塞浦路斯事件并不是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内部问题。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也同样受到影响。这次政变是一种侵略行径，它的后果使全体塞浦路斯人民——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都受到损害。”(同上，中文本第9页)

希腊军官于1974年7月15日在塞浦路斯策动的政变，是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结果血流成河，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都遇见了死神——这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本人向安理会所描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不得不根据保证条约采取行动，制止流血事件，使塞浦路斯岛实现和平。自从土耳其和平部队驻扎塞浦路斯岛以来，岛上就一直呈现和平的局面。由于土耳其给塞浦路斯带来了和平，我们就看不到关于暴行的报告；而秘书长在1974年以前的各份报告中，整段整页讲的都是关于暴行的情况。

在土耳其和平部队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两族已举行了两次最高级会议以及许多次对话，许多人道主义问题已因此很快得到解决。在有秘书长在场的情况下，他们已达成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些具体协议。从那时以来，恢复了两族会谈一直在继续进行。我族人民坚决认为，会谈是现有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土族塞人方面怀着这一信念，将继续以它所掌握的一切方式诚心地工作，促进这一问题达成一项商定的解决办法。困难总是会有的，而且必须由希

(阿塔莱先生)

族塞人和土族塞人来解决，因为它们是直接有关的两方，而且注定是要在岛上共处下去的。并非直接有关的方面进行干涉，只会使这一方或那一方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以便在任何所谓调解努力中能更好地讨价还价，或者可以利用这一步骤作为采取不妥协立场的手段。

驻塞部队在塞浦路斯十八年的历史，简单说来就是如此。我不想详尽叙述希族塞人目前正在对岛上的土族塞人施加的经济禁运和其他不人道的措施。

1980年8月9日，秘书长在塞浦路斯两族会谈的开幕词中说：

“双方都重申他们赞成塞浦路斯问题的宪法方面用联邦办法解决，领土方面用两区办法解决”。(S/14100，附件，中文本第3页)

这一说明本身很重要，同时必需鼓励岛上两族通过两族会谈相互达成协议。这一微妙的平衡是经过艰巨的努力达到的，任何破坏这一平衡的企图或行动对岛上的两族都不利。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先生近来频频发表讲话，说塞浦路斯是希腊文化的延伸，而并非岛上两族的家园。这着重表明，安理会十分有必要支持的，正是岛上两族人民达成的协议。对于这一点，秘书长本身也具体作了说明。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在握手和动拳两者之间作一抉择。事实上，由于土耳其和平部队提供了安全，两族本身已表明它们是能够握手言欢的。两族领导人的最高级会议，已为今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打下了基础。

安理会有责任鼓励岛上两族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谈判，并且限制进行干涉，以免任何一方借此偏离在秘书长在场的情况下所制定的路线。秘书长在他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强调指出，他认为两族谈判

“仍然是现有的进行具体、有效谈判的最好方式。谈判的目的是要以商定的办法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S/15502，第58段)

我族人民希望，安理会的出发点应是旨在鼓励注定要在岛上生活的两族根据他们本身已达成的原则和协议，通过谈判解决他们的分歧。

(阿塔莱先生)

希族塞人及其希腊支持者在过去曾从一个国际讲坛跑到另一个国际讲坛，把它们作为对土耳其和土族塞人方面进行无理攻击的工具。在讨论纳米比亚或妇女权利或其他任何问题时对土族塞人和土耳其进行口头攻击，而在塞浦路斯本身的两族讨论中却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这是不合逻辑的做法。我希望，今年11月出现的僵局，以及明年2月可能出现的僵局，将会打破，并希望在选举之后希族塞人将准备好来参加两族谈判。塞浦路斯两族谈判是谋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适当而最好的办法。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土耳其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基尔贾先生（土耳其）：阁下，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12月份主席。几百年来，友好和尊重把波兰人民与土耳其人民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两国历史上的和睦时期一直受到土耳其人民珍视，认为是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我祝你工作顺利，并向你保证我国政府的合作。我对你以前主持当事各方协商时绝对公正的态度深感赞赏。

到现在为止，我所听到的发言已清楚表明，安全理事会为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再一次开会，不是要进行建设性的辩论，而是令人遗憾的作无谓的争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土耳其在协商期间提议我们应该让安理会履行必要的手续而不进行辩论，不让人利用这次会议来达到与尼科西亚两族谈判的进展格格不入的目的，从而不给现有的严重故意火上加油。

事实上，我们认为必须维护这些两族谈判，特别是因为这些在秘书长主持下的谈判正遭到挫折。安理会无疑不是不知道某方面有那么一些人正千方百计地企图证明谈判是徒劳无益的。他们不顾秘书长报告中的相反意见，胡说什么谈判毫无进展，并提出了种种条件，等于要完全取消谈判。

土耳其政府借此机会再次声明，两族谈判为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提供了最好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必须坚决反对任何修改、阻挠或停止这一进程的企图。岛上的土族人和希族人在此谈判过程中必须保持团结，因为只有他们自己能决定他们的前途，任何其他办法都不能取代这些直接、持续的会谈。

联合国秘书长坚持不懈、兢兢业业地执行其斡旋任务，亲自密切关注塞浦路斯问题。他在最近的报告中声明：

“我认为，两族会谈仍然是现有的进行具体、有效谈判的最好方式。谈判的目的是要以商定的办法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S/15502，第58段）

我国政府完全同意秘书长的观点，并高兴地注意到，密切关注该问题发展的各方也都有此看法。

土耳其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安理会交给秘书长的斡旋任务。我国政府再次自豪地保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协助秘书长完成任务。秘书长和他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雨果·戈比大使为促进谈判进展，以取得塞浦路斯问题的全面解决，作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多亏秘书长在谈判过程中提出的“评价”文件，参加会谈者才得以开始有系统的审查问题的各个方面。

还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宪法方法的问题，在谈判中没有谈到。土耳其希望这些问题也能尽快得到处理。一旦双方完成了包括塞浦路斯问题各个方面的第一轮谈判，就有可能估量谈判的情况，准确地决定有哪些尚待进行的工作。那时，谈判可以根据“评价”文件列出的要点朝前推展，而“评价”文件仍是谈判的合理基础。土耳其深信，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将不遗余力地统一各种观点，确保谈判成功。

土耳其政府继续坚信，两族会谈是解决问题，实现一个主权独立的、两族两区联邦制的、不结盟的——如果作出这样决定的话——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切实有效办法。我国政府将继续支持和鼓励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去实现这一目标，并反对任何可能妨碍谈判的行动。

采用已被土族塞人和土耳其断然拒绝的不公平或不现实的建议，或是再增加几条必将遭到同样命运的类似建议，都不能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时间、耐心、冷静、认真、智慧和政治意愿。因此，土耳其政府支持两族谈判过程。

此外，明眼人都能看出，与一些错误的说法相反，塞浦路斯问题不是由军事干涉造成的。事实上，从1963年底到1974年8月，塞浦路斯问题的历史一方面是背信食言，违宪政变，破坏国际条约——这一切都是旨在征服土族塞人。土族人被剥夺了两族共和制给予他们的一切权利，被围困在他们的村庄及邻近地区，

(土耳其)

断水、断电、断粮、甚至被驱赶出祖上留下来的家园和田地。那段痛苦时期的历史又是塞浦路斯开始民族解放运动，保护其特性和权利，反对希腊统治，直至在它自己要求下，土耳其把它从最后一步阴谋中解救出来的历史，这套阴谋的唯一目的是通过把塞浦路斯岛附属于希腊的办法来消除问题。在塞浦路斯种族隔离的作法是这样才结束的，完全归功于土耳其的干涉。

大家在这里经常谈到的阿蒂拉，从没有说话不算话过，也从没有在受到打击时不予还击过。

土族塞人和土耳其根据《保证条约》，行使自卫权利，不是为了破坏塞浦路斯共和国，而是为了按该条约规定，重建塞浦路斯宪法基本条款中规定的状态，仍以两族为基础，不过，这次是真正健全、持久的两族共和，只能是联邦式的，别无其他可能。关于这一点，我要指出，过去的经验令人遗憾地显示国际部队从未能够确保人民的充分安全。所以，应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请求，土耳其武装部队将继续留驻在土族联合邦，直至有关各方达成最终协定为止。

希腊大使刚才重又强调了希腊政府始终不变的观点，即土族塞人不能、也不应与希族塞人享有同样的权力。我要强调，这种论点是违反两族领导人所达成的高阶层协议的。这是塞浦路斯祸害的根源，要想让各方找到公正、持久的全面解决办法，就应该尽快纠正这种论点。

请那些对土耳其的干预抱怨不满的人不要对将来的结果再抱梦想了，土族塞人决不会再屈从于希腊的统治。塞浦路斯不会隶属于希腊，这种局面已一去不复返。塞浦路斯岛上的土族人对土耳其的支持充满信心，愿意根据《保证条约》与希族人谈判，实现平等基础上的真诚联盟，确保两个伟大民族受人尊重的分支在世界上那个极其动荡不安的区域、在以联邦制为基础再获新生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得享幸福和昌盛。问题的关键在希腊和希族塞人是否能抓住这个机会，在双方利益真正平衡的基础上促进和平与合作事业。但是，我再说一遍，无论希腊和希族塞人方面是

(土耳其)

理智、现实地抓住这次机会，还是放任情绪冲动的梦想迷住眼睛，坚持错误道路，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都不会再次戴上希腊统治的枷锁，塞浦路斯也不会成为希腊一省。这是不容置疑的，是不可改变的。

最后，我要强烈反对指责土耳其在寻求改变塞浦路斯人口特性的指控，这种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现在，我要对秘书长报告中的若干段落谈几点意见。我们遗憾地看到，报告中对两族正式实体的称呼未能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宪法上的一个重点——两族平等的原则。此外，报告中称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为“塞浦路斯政府”，这种称法不是该行政当局可以合法享有的。

我对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的第一点意见就是序言部分第三段中不该提到所谓的“塞浦路斯政府”。正如我刚才说明的，希族塞人的领导人只不过是“塞浦路斯政府”称号的篡夺者而已。

塞浦路斯共和国是根据一项国际条约建立的。土耳其忠于其国际承诺，拒绝承认这些人享有该称号的权利。顺便提一下，这个称号是不符合目前情况的，现在明明有两个民族各自在1974年7月30日《日内瓦宣言》承认的区域中实行管理。关于这一点，我要再次强调我在我的信中作的声明，该信载于1981年4月15日S/14445号文件。

因此，土耳其仍不能接受该决议序言部分的第三段。

我还要告诉安理会，土耳其对该决议和秘书长报告中提及的文本，土耳其所持的种种保留意见和我们采取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仍适用于今天所通过的决议和摆在我们面前的秘书长报告。

主席先生，你一定能回忆起在你好意组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协商过程中，我国政府支持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意见，即决议中必须反映1979年高级协议达成

(土耳其)

后发生的重要事件。

首先，两族谈判能从新开始要归功于秘书长1980年8月9日的初步声明。该声明含有一些极为重要的附加要点，事实上，现在这些要点是谈判的基础之一。土耳其政府不理解，为什么没有提及这个声明。但是，我国政府重申，它认为该声明也是现在谈判的基础之一。另一方面，秘书长提出评价报告本身就是一件最重要的大事，决议应将其考虑在内。

更令人不安的是，刚才通过的决议并没有鼓励两族沿着秘书长报告的路线前进。

该决议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又延长了六个月。鉴于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阿塔莱先生已通知安理会他所代表的当局同意这么延长，土耳其政府也表示同意。但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提出的请求。这个请求同他以前在安理会几次类似会议上提出的请求相同，即应审查1964年组织的联塞部队的任务，使它更符合塞浦路斯目前的情况。土耳其政府完全支持这一请求。

最后，我一定要再次表示我国政府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部队派遣国和联塞部队指挥官及其英勇的官兵和随军文职人员的感谢。

主席：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塞浦路斯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发言。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土耳其今天在本安理会发言，并以两种声音讲话。安理会听到的两种声音，一是阿塔莱先生的声音，另一是土耳其常驻代表的声音。阿塔莱先生根据安理会议事规则第39条作为个人获得发言的权利。实在令人遗憾的是，他再次利用给予他的发言机会而代表土族塞人发言，因为他是以个人身份与会，并不是土族塞人的代表。更加令人不能接受的是，他还代表一个所谓的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发言，这是土耳其在占领区扶植的傀儡，徒有虚名而已。这一伪造的实体，除其设立人土耳其外，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承认。

阿塔莱先生是我的同胞，是土族塞人的一员，该族是我国公民中不可分割的和受到尊重的一部分，在我们共同的国家中分享着共同的命运，而且悲痛地遭受着同样入侵和占领的苦难。我们要将他在安理会的发言和所表达的观点置于适当的背景下加以评价，因为土族塞人同塞浦路斯其他各族人民一样现在也处于被占领状态。

因此我希望阿塔莱先生能理解我的答辩只是针对土耳其代表，因为该国侵略和占领着我们的国家，而他实际是代表该国讲话的。

我作为塞浦路斯共和国代表出席安理会，而且主席两次请我以塞浦路斯政府代表的身分发言，这一事实就是对土耳其代表所称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国家和政府并不存在的直接的和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在上次安理会会议延长任务期限时我曾说过，侵略者对其受害者，一个小的不结盟国家，进行野蛮的军事打击以后，来到安理会而且扬言受害者已经灭亡，这在联合国历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事例。

联合国、各不结盟国家，所有国际组织和所有国际论坛都一致承认塞浦路斯政府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唯一代表。土耳其对塞浦路斯政府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是枉费心机。因此联合国多年来给予土耳其的此种荒谬论调以应得的回答，是不足为

(塞浦路斯)

奇的。它对这种谬论不与置理，而且将继续如此。

土耳其常驻代表谈到对土族塞人的暴行。说塞浦路斯政府对此值得尊敬的民族进行压迫和消灭的指陈，是土耳其的纯政治宣传，过去是为其入侵和占领塞浦路斯开路，现在则企图以此为它违反各项联合国有关决议在该领土继续保持军事存在辩解。

事实情况如何？全体塞浦路斯人，不论是希族、土族、亚美尼亚族或马龙族，几百年来在杂居的村庄内和平融洽地生活与工作，这是他们和平共存和各种紧密的历史联系的证明。

土族塞人领导中的极端主义分子执行安卡拉的隔离政策给希族和土族之间制造了人为的障碍。

吴丹秘书长每六个月一份定期报告列举大量证据，推翻了并无可辩驳地揭穿了所谓塞浦路斯政府虐待土族塞人的论调。

我们从联合国秘书长，一个最高独立权力代表的报告中仅摘引下面几段就足够了：

“……土族塞人在他们地区以外活动很少的说法，也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即用以支持塞浦路斯两大族若不实行某种地理上的隔离就不能共同和平生活的这种主张。”（S/5764，第113段）

“……土族塞人所受到的苦难是领导在群众中强行推行的自我孤立政策的直接结果”。（S/6426，第106段）

但塞浦路斯问题不是15或25年以前发生的问题，而是现在由于违反联合国各项决议，入侵和继续占领塞浦路斯所引起的问题。联合国某些决议是经一致通过的，要求撤退土耳其占领部队并使全部难民返回其祖居的家园。我认为，对安理会来说是不服从强制性的安理会决议的问题以及采取何种步骤使土耳其遵守决议的问题。

(塞浦路斯)

土耳其代表谈到对土族塞人发动的政变。对此断言，我要说明如下情况。土族塞人副总统、三名土族塞人部长和议员，他们按土耳其指示行事，退出政府。他们不是被逐出。事实上，他们退出以后许多月来，部长会议议程仍继续送给该或总部和三名土族塞人部长。他们为何退出？答案是明显的：破坏塞浦路斯共和国及其《宪法》。副总统库楚克先生很清楚地回答了此问题。他宣称：“塞浦路斯问题已经完结”。他的讲话刊载在1963年12月31日的《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他还说：

“当然不会再同这个政府进行合作。”

政变何在？驱逐何在？我认为绝无此事。对他们退出政府的目的，我们是有证据的。我要援引1964年1月5日土族塞人《公报》。首先，土耳其前副总统凯米尔·萨特尔先生说：

“塞浦路斯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将并入土耳其。”

其后，当时的土耳其外交部长厄尔金先生于1964年6月声称：

“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将塞浦路斯的一部分割让给希腊，将另一部分，最靠近土耳其亚洲海岸的部分，割让给土耳其。”

塞浦路斯问题并不是希族塞人与土族塞人之间的争端问题。也不是宪制或宗教分歧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即入侵和占领的问题。如果它是一个土耳其代表所声称的种族间分歧问题，该项目就不会列入联合国两个主要机构的议事日程。如果它不是一个国际问题，安理会、大会、不结盟运动和英联邦各国政府首脑就不会一再对此进行审议并通过各项决议和宣言。

这是一个国际问题，而且按前任秘书长的看法，是世界上三个主要国际问题之一。

土耳其代表企图掩盖外来移民在塞浦路斯的存在。起先土耳其的说法是这些

(塞浦路斯)

人确实到了塞浦路斯，他们被带到占领区作季节性工人，这地区的土族塞人大部分是被迫来此安居，失业人数扶摇直上，时常高达25%。靠输入外籍劳工来解决失业，真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办法。

我在今天主要发言中曾提到土耳其陆军上校伊斯梅尔·特泽尔所披露的情况，要比土耳其代表企图掩盖真象的说法更有说服力。

1979年11月，当登克塔什政权的一位成员格勒尔先生企图掩盖将移民者输往塞浦路斯的事实的时候，奥兹克尔·奥兹库尔先生对他说：

“你认为我们是从月球上来的吗？你也想用对外国人说的话来欺骗我们吗？请你讲话稍微严肃一点。”

我将这最后一句话送给土耳其代表。

土耳其设立了一个中央银行，并用土耳其里拉代替塞浦路斯镑，这些做法同安卡拉的分裂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政策相符合，目的在于将被占领区域分离出来并入土耳其的版图。

土耳其正企图使用武力将许多政治的、地域的和社会的分离做法强加给我国人民，我国全体人民；现在则又增加了这些非法的经济方面行动。

每个国家，不论是单一制的国家或是联邦制的国家，都只有一个中央银行。因此，设立第二个中央银行就是分裂和分隔的行为。土耳其方面争辩说，土耳其在被占领区域所设立的这家中央银行不具有发行货币的主要职能。坦率地说，这种论点是虚伪的。因为土耳其里拉在被占领区域可以使用。因此没有必要发行货币。

自1974年入侵以来，塞浦路斯政府允许格林德莱、巴克莱和渣打三家银行在塞浦路斯被占领区域营业为我国人民服务。上述银行是经过批准并在塞浦路斯中央银行指导下进行业务活动的。

所谓在被占领区域没有塞浦路斯镑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如前所述，在被占

(塞浦路斯)

领区域开展业务活动的三家英国银行被允许在该区域开展包括供应塞浦路斯货币在内的一切银行业务。实际上，两家土族塞人银行或任何个人可以在被占领区营业的英国银行或从塞浦路斯中央银行通过正常商业途径获得塞浦路斯货币。

土耳其代表谈到《保证条约》，他说土耳其根据该条约有权干预。大家早就知道，土耳其不顾一致通过的各项联合国决议，特别是安理会的强制性决议，打算留在塞浦路斯。《保证条约》第4条规定：

“如果发生违反本条约规定的情事，（各保证国）承诺共同协商必要的正式抗议或措施，以确保这些规定获得遵守。

“如果不可能采取共同或一致行动，三个保证国各自保留以恢复本条约所规定状态为唯一目的采取行动的权利。”

土耳其从没有遵守上述条款，因为在希腊、土耳其和联合王国三保证国同意在伦敦举行会议的前三天，土耳其于7月20日入侵了塞浦路斯。事实表明，土耳其入侵并非是出于在该岛重建宪法规定的秩序的唯一目的，而是出于破坏塞浦路斯的这种秩序的唯一目的。意味深长的是至今土耳其不接受1960年宪法。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土耳其对该岛的入侵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项，该项禁止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土耳其也无权如它所称可以去援助土族塞人，因为《保证条约》并未给土耳其保护某一民族的特定责任。例如，保护希族塞人不是希腊政府的责任；保护土族塞人也不是土耳其的责任。

有人提到土耳其对谈判的良好愿望。然而，只有良好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行动。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以后，开始举行两族谈判，1980年8月谈判重新开始，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其原因是土耳其坚持主张分裂主义的解决办法。我在发言中曾经指出，三万至四万名占领军的继续存在，是按联合国决议实现最后的公正的解决办法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和绊脚石。

土耳其利用谈判企图将其入侵后果合法化，即占领和瓜分该岛，将该岛的被占

(塞浦路斯)

区域并入土耳其版图。我们当然不会接受入侵所制造的现状。但是我们将继续进行谈判，为此我们将按照联合国决议的规定，竭尽全力争取同土族塞人就我们问题的国内方面达成协议。

在讨论失踪人士问题时，土耳其一方认为在塞浦路斯没有失踪人士，他们在政变期间全部被杀。无疑有些人在政变中丧生，但我们要向土耳其提出如下问题，而这并非出于任何敌意：在政变很久以后，在土耳其军队手中的为土耳其记者拍过照片的战俘就是失踪人士。现在他们在何地？有些人的名字列入了土耳其官方的战俘名单，但他们从未获释，而却否认他们的存在。还有，在占领区集中营中的有些人，其名字曾出现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名单上，但也从未被释放。有些人被俘后，其名字曾在停火三周以后出现在土族塞人的广播中，这些人仍然下落不明。这些人之常情的问题，是我国众多的经受痛苦的人们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问题。

在我结束发言以前，我觉得必须就今天和前几天在第三委员会辩论人道主义问题时提到我国已故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发言讲几句话。马卡里奥斯的伟大精神和享有的举世声誉尽管有人企图加以抵毁，必将历久不衰。马卡里奥斯是我国人民和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自由和正义的世界各国人民的象征。他的敌人和土耳其代表在联合国各会议厅为了他们自己的根本目的，对他的虚伪和恶毒的攻击，只能使他更加伟大。这些攻击证明了塞浦路斯的一句至理名言：只有结果的树木才是路人投石的目标。

主席：我请希腊代表行使答辩权发言。

祖恩塔斯先生（希腊）：我们认为塞浦路斯共和国代表的精辟发言令人信服地批驳了土耳其代表和阿塔莱先生的论调。因此，我仅谈一两点。对希腊总理帕潘德里奥先生的一次讲话的攻击，我们认为不过是陈词滥调。帕潘德里奥先生说塞浦路斯是希腊文化的发展。我想凡上过高中并用心学习历史课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在文化上——我再次强调“文化上”——塞浦路斯与希腊文化有密切关系。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它不是为政治目的的所用的事实。

土耳其代表还说了一句话，就是塞浦路斯永远不会成为希腊人的塞浦路斯。我想当代的问题不是塞浦路斯会不会成为希腊人的塞浦路斯的问题，而是塞浦路斯必须不变为土耳其人的塞浦路斯。不幸的是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其表现形式是占领和按照土耳其法律条例管理塞浦路斯内被占领的领土。

由于安理会各成员国完全清楚塞浦路斯问题的一切方面，我就不必拖长辩论了。虽然土耳其代表能言善辩，但事实仍然是30,000军队和300辆坦克——土耳其的军队和坦克——仍占领着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既无法否认，也无法从法律上或道义上进行辩解。

主席：没有其他发言人。安全理事会今天结束对本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5时40分散会